

## 第一章

初春的山間，浮嵐翠暖，林木鬱鬱蔥蔥。

就在這幽靜的山谷中，一間小小竹屋臨水而建，四周青山環抱，屋旁種滿各種奇花異草，鮮豔奪目。

悠揚的琴聲從屋內傳出，迴盪在寂靜的山谷間，令聞者心曠神怡，但轉瞬之間，曲調轉成哀傷纏綿，竟令人不忍卒聽。

「錚！」琴聲突然中斷，不多時，屋內走出一名青衣男子，抬頭仰望天空，幽幽的歎了口氣。

「五年了……」

這男子有一頭雪白如絲的及腰長髮，不紮不束，隨著暖風微微飄揚，襯著他光潔白皙的臉龐，彷彿謫仙下凡。淡茶色的雙眸中閃動著琉璃般的光芒，容貌如畫，俊美得不似真人。

這種容貌，這種丰姿，世間難尋第二。

「師父，不好了、不好了。」一個十來歲的黃衣小童突然跌跌撞撞的從山道上跑了過來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叫嚷著。

「全兒，什麼事大驚小怪的，站好說話。」白髮男子眉頭一蹙，淡茶色的眸子瞥向總是莽撞的徒兒。

「師父，徒兒剛才下山去採買食物，在返回的路上看到好些官兵朝上山來，徒兒眼見不對，趕緊抄小路回來了。」黃衣小童伸手抹去額頭上的汗水，深吸了幾口氣，才平復下激動的情緒。

「官兵？我從未和官府打過交道，他們上山來做什麼。」男子喃喃自語著。他方才彈琴時，琴弦突然斷了，難道便是不祥之兆？！

「師父，徒兒藏在山石後時，聽到他們領頭之人說要請您下山治病，惹是您不答應就要將您綁走……」全兒又道，擔憂的看著師父。

「為師明白了，你快去將迷魂大陣啟動，別讓他們闖進來。」男子目光略微沉了下來。

自從師父去世之後，他便未曾下過山，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兩年前，當時全兒跑回來告訴他山下有個中毒昏迷過去的老人，他於是勉為其難的下山救人，事後才知道對方乃是當今武林盟主的父親，但他向來不問世事，也就沒有放在心上。誰知此後，上門求醫的人越來越多，不僅有江湖之人，甚至連官場中人也有，他一律無情的拒之門外，當然其間也有不少奇人異士企圖闖入山谷，不過都被谷外的大陣給攔了下來。

由於他的一切是這麼神祕，外間對他的傳聞也因此越來越玄，說他不僅醫術高超，能起死回生，而且身手高深莫測，上天入地，無所不能。

對方八成也是想求醫，卻又聽過他的傳聞，所以乾脆帶著官兵前來，想硬闖他的醫谷。

真是可笑，他什麼時候被人威脅過！今天他非得讓這些人好好見識一下他秋離塵的厲害！

「師父，我這就去。」全兒忙不迭的點頭，轉眼就消失不見了。  
待徒兒領命離開後，他方才回到竹屋中，翻出讀到一半的醫書，坐在窗前專心研讀。  
他並不擔心那些人會衝進來，護谷的迷魂大陣是他師父留下來的，出入之法只有他和那個人知道，就算是全兒也不知道。

醫谷外，一隊官兵正井然有序的向山上進發，為首之人身材高大，身著錦衣、頭束玉冠，卻面露疲憊之色。

「王爺，要不要休息一會兒？」一個管家裝束的四旬男子趕緊湊了過來，掏出懷中汗巾為他擦汗。

「不必，時辰不早，必須在太陽下山之前進入醫谷。」錦衣男子濃眉微皺，抬頭看了看山邊的日頭。

「是，你們快到前面去探路。王爺，您不休息，就喝口水吧。」一邊指揮著身邊的士兵，管家取過懷中的水囊遞了過去。

「嗯。」錦衣男子接過水囊，仰頭喝了一大口。  
說來也奇怪，山下明明涼爽怡人，到山上卻熱得要命，他一身衣裳幾乎濕透了。若是平日遇上這般悶熱的天氣，娘總會親手為他熬煮一碗桂花涼湯……想起府中病弱的娘親，他便覺得這點熱根本算不了什麼，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準備繼續前進。

「王爺、王爺……」前面探路的士兵突然退了回來，匆匆的跪倒在他的面前。

「什麼事。」

「王爺，前面沒有路了。」士兵顫抖著講明實情。

「怎麼可能，你們不是打聽好了，這裡就是神醫谷！」錦衣男子怒目圓瞪。從京城趕到這裡花了好幾天工夫，眼看就能找到神醫、為娘親治病，現在卻告訴他沒路？！

「王爺請息怒，讓小的到前面去看看。」管家眼見情況不對，趕緊上前安撫。

「一群沒用的東西，一邊待著去，本王親自去看。」不悅的眯起雙眸，錦衣男子策馬往前走去，所有官兵立刻讓出一條路來。

眼前山路崎嶇不平，不似常有人走，路的盡頭確實被一塊數丈高的巨石擋住，高高望去，看不到頂。

「不對，這裡並不是盡頭，前面還有路。」站在高大的山石前，端詳片刻，錦衣男子忽然這麼說。

「王爺，這路被巨石擋住了，過不去啊。」管家跟了過來，敲了敲大石，苦著臉對馬背上的主子報告。

這麼大的石頭，就算要移開，也得花上十天半個月啊。

「你懂什麼，這是迷魂大陣中的障眼術，本王一眼就看出來了，你們快從這裡挖，挖開了，路就出來了。」瞪了管家一眼，錦衣男子伸手指向巨石下的一角。

「是、是，你們還不快照王爺的話去辦。」

一聲令下，眾人立即動作起來，大石的一角很快被挖開來，說也奇怪，那角落被

挖開的瞬間，巨石便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彷彿從未出現過一般，露出一條狹窄的小路。

「這路有點蹊蹺……」望著眼前的羊腸小徑，錦衣男子下了馬，第一個走進去。

「王爺，您小心點。」管家慌忙跟了上去。

「行了，本王自有分寸。」錦衣男子不耐的揮揮手，向前走去。

真是迷魂大陣，原本他只是猜測而已。此陣他只在古書中見過，若不是前不久在皇宮中翻到一本記載了各種上古奇陣的典籍，他恐怕也認不出來。

他現在對藏身於谷中的神醫起了更濃厚的興趣，這位秋神醫不但醫術精湛，居然還深諳奇門遁甲之術，果然是位奇人異士，想必此人真能治好娘親的病！

想到這裡，他不禁加快腳步。

「站住，你們都站住，一步也不准往前走。」前方響起稚嫩的童音，四周卻不見人影。

但錦衣男子並沒有停下來，「你說停就停，腳長在本王身上，本王要走，你能把本王怎樣。」

他冷笑連連，突然飛身而起，幾個縱躍，落於不遠處的山石之上。

除了當今天子之外，這世上還沒人能命令他，憑迷魂大陣就想要他鎩羽而歸，也慙的太小看他了！

「我師父不想見你們，你們快走。」那童音又說。

「你師父？看來你就是秋神醫的徒弟，本王有急事找你師父，快去叫你師父出來。」雙臂環胸，錦衣男子一雙眸子似鷹般凌厲，凝視著前方。

「你們都是壞人，我才不會讓師父被你們給抓走。」

「是嗎？那本王就抓了你，看你師父出不出來。」

他大笑一聲，飛身一躍，從不遠處的大樹後抓出一個身著黃衣的小人兒。

「放手，快放手。」黃衣小童不停掙扎，正是全兒。

他見迷魂大陣居然攔不住來人，一下慌了神，正著急著是不是要去告訴師父，猶豫間，就被抓了個正著。

「本王自然會放了你，乖乖帶本王去見你的師父，否則……」錦衣男子說著，大掌架住全兒的脖子，面色陰沉的逼近他。

「作夢，我才不會帶你進去。」全兒咬牙切齒的瞪著他，恨不得咬他一口，「你們識相的就快走，我師父是不會見你們的！」

「哼，你越是這麼說，本王就偏要見！」

傳言神醫不喜外人進谷，因此將所有求醫問藥的人都攔在谷外，想必不會輕易答應和他下山，既然如此，他也有他的手段。

「沐春，還站著幹什麼，叫他們把四周的樹都砍了，要破此陣最關鍵的就是這些樹。」錦衣男子並沒有發怒，回頭命令管家行事。

「你，你居然知道迷魂大陣的破法……」全兒聞言抖了抖，心中隱隱有些害怕。

「哼，既然知道本王是有備而來，還不速速帶我去見你的師父。」

「有本事你自己去。」無視脖子上的大手，全兒挺起小小的胸膛。

不管如何，他都不能給師父丟臉，就算對方要殺自己，他也不會帶壞人進谷害師父！

「不帶路也無妨，本王總會找到他，到時我倒要好好看看你師父是什麼樣的人，居然教出你這樣目中無人的徒弟。」錦衣男子眯起鷹眸，冷笑著把全兒丟到管家手中，命人好生看管。

他原本還愁著要如何請神醫下山，早就聽說這個神醫難纏，眼下有他的徒弟在手，不信他不和他走！

傍晚，天黑了下來，四周靜悄悄的，秋離塵揉了揉微痠的眼角，向窗外望去。

「全兒、全兒。」他連喚了幾聲，卻沒有得到回應。

平日這個時辰，全兒早就將晚飯送來，怎麼今兒個到現在還不見他人影呢？

右眼皮跳個不停，聯想到晌午的事，他隱隱覺得有些不對勁，趕緊起身走出竹屋。但眼前的一幕卻讓秋離塵驚呆了，無數的火把在他現身的那一瞬間亮了起來，將他的醫廬四周照得恍如白晝，眼前黑壓壓的一大群人，全是官兵……

「你就是秋神醫吧？」為之首人走上前來，向他彎腰行了個禮。

「你是何人？怎麼進谷的？」面對不速之客，秋離塵心生警惕，往後退了一大步。

「秋神醫的陣法著實厲害，幸虧我家王爺對這方面也稍有涉獵，否則還真無法闖過神醫的大陣。」

「你家王爺……」秋離塵暗暗將手伸入懷中，扣住一個紙包。

雖然他不曾武功，但自幼習醫，對毒也略通一二，並隨身備著一些藥粉防身。他手中這包毒雖談不上見血封喉，但若沾上一點，也會手足潰爛，就算治好了也得落個殘廢下場。

「正是，我家王爺聽說秋神醫醫術高超，想請秋神醫下山為老王妃治病。」

「那你何人？」

「小的是沐王府的管家，這位就是我家王爺沐顯陽。」沐春側過身，將他身後的高大男子請了出來。

這位沐王爺身形高大，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，雙眼如寒星，濃眉如飛劍。他身著一襲暗龍紋紫色長袍，腰繫白玉腰帶，腳踏白鹿皮靴，烏黑長髮在頭頂梳成整齊的髮髻，以白玉冠束起。

「陽……」秋離塵一見此人，顫抖著伸出手，失聲叫了出來。

沐顯陽見狀微微一愣，旋即又恢復了正常，冷著臉說：「秋神醫，還不收拾東西和本王出谷，為王妃治病。」

原來傳說中的神醫就是這副模樣，年不過三旬，卻有著如花甲老人般的白髮，見到他就大呼小叫，一點神醫的風範都沒有，也不過爾爾。

但不知為何，他總覺得眼前的白髮男子有些眼熟，他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？

不可能的，外傳秋神醫幾乎不曾離開過神醫谷，而他是沐王府的小王爺，此行是頭一回離京，他們應該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。

「你不是他，他絕不會這樣和我說話。」聽對方語氣冰冷，秋離塵失望的搖搖頭，

背過身去，就要回醫廬。

沐顯陽見到他的背影，不知為何心裡一顫，大聲喚住對方的腳步，「秋神醫，本王再問你一次，是否願意隨本王出谷。」

「非親非故，我為什麼要跟你走。」秋離塵沒有回頭，只是冷冷道。

「你要是不和本王走，休怪本王不客氣。」

「不客氣？怎麼，你想燒了我的醫谷不成？」

「那倒不至於，本王只是想請神醫下山一趟而已，並不想傷了和氣。」

「我哪裡都不去。」搖了搖頭，秋離塵拒絕得不留轉圜的餘地。

他留在醫谷是為了等一個人，而他要等的人，並非這位沐王爺！

沐顯陽對他的拒絕並未在意，反倒邪邪一笑，從身後的侍衛手中抓來一人，高高舉在了空中。

「敬酒不吃吃罰酒，看看這是誰！」

「師父……」

「全兒！」聽見熟悉的聲音，秋離塵一回頭就見徒兒被人挾持，不禁驚呼一聲，憤怒的瞪著沐顯陽。

「秋神醫，他的命可全掌握在你的手中，你是要乖乖隨本王走，事情就好說。」沐顯陽陰鷙的盯著他的臉。

見秋離塵如此重視黃衣小童，他就覺得這一步走對了，但看著秋離塵氣得嘴唇微顫的模樣，他的心卻莫名一揪。

「師父，別管我，你快走。」全兒的臉漲得通紅，但還是大聲朝師父喊。

盯著徒兒看了許久，秋離塵緊咬下唇，紅著雙眼瞪沐陽顯，最後還是無奈的垂下手。

眼前的男子和陽如此神似，但對方不僅不認他，還抓了全兒來威脅他……

陽不會這麼對他，可天底下怎麼可能有如此相像的人？

這個沐王爺，究竟是不是陽？

「好，我跟你走，你現在就放了他。」

若是他將懷中的毒粉撒出去，在對方手中的全兒也會中毒，如果自己沒有毒倒所有的人，恐怕全兒會有生命危險。

全兒是師父的獨子，師父臨終之前，將全兒託付給他，他怎麼也不能讓他受到一點傷害。

「你進去收拾東西，立刻起程。」但沐顯陽並沒有將全兒還給他，而是丟回給自己的屬下。

「你……你不守信，你怎麼能這樣！」看著臉色蒼白的全兒又被五花大綁，秋離塵心如刀絞。

「本王是答應放他，可沒說什麼時候放他，待你將本王娘親的病治好，本王自會放了你們。」見目的達成，沐顯陽的心情好了許多，臉上少了幾分厲色。

打蛇打七寸，這位傳說中的神醫也有軟肋，還好自己抓了他的徒兒為人質，否則還真請不動他下山。

「哼，希望你不要食言。」秋離塵哼了一聲，就轉身往屋內走去，沒有再看沐顯陽一眼。

其實他的心頭在滴血，為什麼他尋了五年都沒尋到的人，如今突然出現在面前，卻一臉陌生的看著他……

或許，這個人根本就不是他，雖然樣貌相同，但脾氣性格完全不一樣，這個沐王爺是個徹頭徹尾的可怕惡魔！

他不該跟他走，但是心中卻有另一道聲音提醒著他，若是錯過了，恐怕他永遠都弄不清楚眼前的男子究竟是不是那個人，況且全兒也在他手中，他沒有選擇的餘地。

心裡有些亂，秋離塵只得邊收拾著今早才剛曬的藥草，邊讓自己的心平靜下來。

「秋神醫，你在磨蹭什麼？」身後傳來沐顯陽的聲音，他的手一抖，差點將藥草撒在地上。

「臨走之前，我要收拾一下屋子，這些藥草放在外面久了，藥效會喪失。」秋離塵淡淡的掃了他一眼，繼續將藥草往櫃子裡放。

「哦，要不要本王派兩個人幫你。」沐顯陽好奇地走上前，仔細打量著他。

明明比他大不了幾歲，卻是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，一臉冷冰冰的。

「不用了，我的事不喜歡別人插手。」拒絕他的好意，秋離塵埋頭收拾放在桌上的醫書，最後才從櫃中取出一個小箱子，背在身上。

「你就帶這麼個小箱子？」盯著箱子，沐顯陽一愣。

「老王妃身染何病？」他將箱子打開，挑了幾樣藥材放了進去。

「她在生本王時染了病，導致之後雙腿行走不便，現在已經躺在床上無法行走，近來還時常昏倒，這些年請了無數的名醫，都治不好她的病。」想著纏綿病榻的娘，他就一陣心酸。

點了點頭，秋離塵面無表情的又取了些藥材放入醫箱，而後率先走出醫廬，「王爺，我準備好了，上路吧。」

「慢著，你是不是記恨本王抓了你的徒弟？」將他攔了下來，沐顯陽皺起眉頭質問。

「若是我抓了老王妃來威脅王爺，請問王爺會生氣嗎？」秋離塵不答反問，嘴角微翹的諷刺。

「你……你好大的膽子，居然拿本王的娘和一無知小童相比！」

「王爺是愛母心切，我能理解，我的徒兒之於我，就好比老王妃之於王爺你一般重要。」秋離塵哼了聲，正眼也不看他一眼。

沐顯陽沒有再說話，低頭沉思了半晌，抬頭道：「此事本王確實做得過分了，待你將本王的娘醫好，本王定會親自送你們回來。」

雖不是低頭認錯，但對身為王爺之尊的他來說，說出這番話已相當不易。

「不必了，到時王爺只需送匹快馬即可。」

「好，一切有勞秋神醫了。」沐顯陽展眉一笑，一掃連日來的陰霾，說不出來的風流瀟灑。

「陽……」抬眼望著沐顯陽的笑容，秋離塵眼中微微泛起一絲漣漪。

真是像極了，特別是他微笑的模樣，真是一模一樣……

「王爺，天亮了，可以起程了嗎？」沐春見兩人站在屋前談了會兒，王爺的臉色便緩和不少，這才大著膽子走上前來。

「可以了，你先下山找輛舒適的馬車，本王隨後就到。」沐顯陽點了點頭。

原以為秋離塵是個奇人異士，武功定也了得，直到進了醫谷見著本人，他才發現對方毫無內力，並非習武之人，不適合騎馬長途奔波。

這裡離京城足有半個月路程，他不想委屈了秋離塵，畢竟他是要為自己娘親醫病的人。

一旁的秋離塵心頭一顫，他自小身子孱弱，無法習武，因此騎馬還可以，但若長途跋涉，就有些吃不消了，沒想到這個沐王爺居然有這份心。

「走吧，秋神醫。」

沐顯陽回頭，拉了秋離塵一把，示意他跟著自己走，秋離塵什麼也沒說，只是看著他的背影，一言不發的跟在他身後，腦中思緒萬千。

## 第二章

一行人匆匆上了路，沐顯陽騎著棗紅駿馬走在隊伍中間，秋離塵則坐在馬車上，被數名士兵包圍著，搖搖晃晃的往前行去。

「停，都停下來。」突然，沐顯陽一聲令下，隊伍停止了行進。

他翻身下馬，大步走到車前，掀起車簾問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

只見秋離塵靠在窗口，如玉般的臉龐蒼白如紙，抬起眸子冷冷的看他一眼，旋即捂住嘴，臉向窗外，用力吸著新鮮空氣。

「你暈車？」方才他就一直聽到車內傳來作嘔欲吐的聲音，果然不是他的錯覺。

「嗯……」秋離塵有力無氣的靠在窗邊，深深吸了幾口氣。

好幾年沒坐過馬車了，今天剛一進去，胸口就悶堵著，馬一動更是頭昏眼花，他強忍著不適趴在車中，誰知還是被沐顯陽發現。

「怎麼不早說。」沐顯陽皺著眉頭，握住他的手臂把他往外拉。

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「下車，吐完了再上去。」這麼說的人冷著臉，而且聲音不帶一絲感情，彷彿他身上有什麼髒東西似的。

「你……」沒想到他居然說出這種無情的話，秋離塵氣得渾身發抖。

「快點，別弄髒了馬車。」沐顯陽又催促了一聲。

「我沒事。」從藥箱中取出銀針，在自己的後頸上扎了一針，吐意立刻被壓下，他整個人趴回馬車內。

「你真的沒事吧？」沐顯陽覺得有些不對勁，多問了一句。

「上路。」但秋離塵並沒有回答，只是對著車夫輕輕叫了一聲。

他心中對沐顯陽失望不已。

他的陽是不會這樣對他的，他真懷疑自己這趟下山是否錯了……

因扎針的效用，沒多久，秋離塵便昏昏睡去，一覺醒來，透過半敞的車簾，發現已經日落西山，大隊人馬停在一處小鎮裡。

沐顯陽見他醒來，也沒說什麼，逕自翻身下馬，大步走入客棧，他也咬牙跳下馬車，跟著走進去。

「小二，還不快上菜。」在一旁的桌邊坐下，沐顯陽四下掃了一眼，不悅的開口。

「全兒呢？他應該也餓了。」秋離塵不放心的問著，還不忘往身後張望，尋找徒兒的身影。

「你怕本王會虐待你的徒弟不成？」抓著他的手臂拉他坐下，沐顯陽眉頭微皺。自己在這人眼裡就如此不堪？他好歹是個王爺，才不屑做餓小孩這種事。

「那……」

正打算再問幾句，一道男聲打斷秋離塵尚未出口的話。

「離塵，你怎麼出谷了？」

「挽秋兄！」秋離塵抬眼望著來人，也是一愣。

一名長相英俊瀟灑、玉樹臨風，年約三旬的男子正朝他們走來，他肩披一件寬大的白色斗篷，腰上掛著把長劍，顯然也是出門在外。

「離塵，我正想去醫谷尋你，我爹一直記掛著你，要我這次出門非得上你那瞧瞧，沒想到竟在這裡遇見你，不過你怎會突然下山？」說著，風挽秋就走上前來，似乎想和秋離塵攀談。

「風盟主，近來可好。」沐顯陽上前一步，將秋離塵攔在身後。

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沐小王爺，有禮了。」風挽秋注意到沐顯陽，當即點頭示意，但詢問的眼神一直放在秋離塵身上。這是怎麼回事？向來不喜外人，更是幾乎不出谷的離塵，怎會和這小霸王在一起？

「風盟主若是無事的話，可以先行離去，這間客棧已被本王包下了。」沐顯陽高傲的仰起頭，並不喜歡這位不速之客。

風挽秋是當今的武林盟主，年紀輕輕已名揚天下，且時常出入皇宮，和他的皇帝堂哥關係密切，如今聽他的口吻，似乎也 and 秋離塵是舊識。

「沐小王爺，不知您準備帶著離塵去哪裡？」從秋離塵的眼中看出些什麼，風挽秋決定試探一番。

看著兩人不停眉來眼去，沐顯陽不禁猜測他們之間的關係。雖然傳言秋離塵曾救過風挽秋父親的命，兩家交好也是人之常情，但他怎麼看，都覺得這兩人的關係並不如表面那般單純。

「想必風盟主也知道，本王的娘纏綿病榻多時，此番是請秋神醫過府為母治病。」不想再讓對方和秋離塵說話，沐顯陽冷冷回答。

「離塵，是不是他將你擄出醫谷？」但風挽秋並沒有理會沐顯陽，目光完全放在秋離塵的身上。

離塵為了等一個人，曾發誓不等到就不出谷，這麼多年來，也只有兩年前為了救他父親而破例過一次，如今卻和沐顯陽出現在此，該不是這個小霸王強行擄人



吧？

「就算本王擄了人，也不關你的事，不要忘了這天下是姓沐的，不是姓風的。」沐顯陽橫眉冷對，私下裡，更在秋離塵耳邊低聲威脅。

「秋離塵，你若是不隨本王回府，就算姓風的把你和你徒兒救走，本王也會殺了這鎮上所有的人為本王的母妃陪葬。」

果然，此話一出，秋離塵的臉色更難看了，猶豫了片刻，還是妥協了。

「挽秋兄，不必為我擔心，我沒事的。」順著沐顯陽的意思，他開了口。

「離塵別擔心，若是有人敢強迫你，你只管說出來，有我給你做主！」風挽秋說著，便將手按在劍柄上。

「真的沒事，對了，挽秋兄想不想見全兒？」秋離塵從沐顯陽的身後走了出來，微笑著上前一步。

「全兒在這裡？」風挽秋聞言，滿臉驚喜。

「說起來你可是全兒的義父，有兩年沒見過他了吧？」

「正是，全兒在哪，快叫他出來，我還真有些想他呢。」風挽秋聽見自己那可愛的義子在此，大笑著拍他的肩膀。

眼見兩人聊得熱絡，自己完全插不上嘴，沐顯陽一陣氣悶，抬腳就向前踹了出去。咚——

巨響過後，灰塵散盡，他才發現自己將客棧的桌子給踢斷一根腳，掌櫃的一雙老眼眨也不眨的瞪著他。

「看什麼看！」沐顯陽大吼一聲，模樣有些狼狽，嶄新的袍子上沾滿了塵土。

「王爺，您有沒有傷著？」沐春驚呼一聲，趕緊衝上來，將主子身上的灰塵拍了去。

「本王沒事。」陰鬱著臉，他上前扣住秋離塵的手，抓著他大步往樓上走去。

「你幹什麼，放開離塵！」風挽秋大吼一聲，隨即飛身而上，攔在沐顯陽面前。

「走開，本王不想大開殺戒！」一直就看風挽秋不順眼，若不是礙於對方武林盟主的身份，又和皇上有些牽扯，他早好好教訓這傢伙了。

「挽秋兄，別傷了和氣。」眼看兩人就要大打出手，秋離塵上前一步，拉住風挽秋的手臂，用眼神制止他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這是我和沐王爺的事，請挽秋兄不要插手。」

他不想因為自己的事而連累他人，反正待他將沐老王妃的病治好後，沐顯陽自然不會再為難他。

若現在就翻了臉，不僅全兒救不出來，還會連累到鎮上的人，畢竟對方是王爺，權傾天下。

「好，我不管就是，你一切小心。」咬牙將劍收了回去，風挽秋便轉身離去。

翌日清晨，沐顯陽一如往日起得很早。不過昨天夜裡他並沒有睡好，總覺得自己這段對待秋離塵是不是有些過分了。

其實，他並不是個喜怒無常之人，可是遇到了秋離塵，自己的心情就平靜不下來。

「秋……」來到大堂，正想和秋離塵打聲招呼，卻看到桌子對面多了個人。

「沐小王爺，你總算起身了。」不是別人，正是昨天和他一起大鬧客棧的風挽秋！

「怎麼是你？！」怒氣湧上心頭，他一把抓住風挽秋的衣襟，不客氣的吼道。

昨天晚上不是走了，怎麼又回來了！

「為何不能是我？我正好無事，和離塵敘敘舊不行嗎？」風挽秋反唇相稽。

「好了，挽秋兄，不要鬧了，全兒的事就拜託你了。」看著一大早就大眼瞪小眼的兩人，秋離塵又是一陣頭痛。

難道他們是前世的冤家，才會見面就吵架？！

「沐小王爺，看在你堂哥的面子上，我就不和你計較了，全兒是我的義子，我要帶走，至於離塵……」

「你的義子你可以帶走，但離塵還要隨本王回府治本王娘親的病，不能走。」見風挽秋似有意帶秋離塵走，沐顯陽也急了。

風挽秋的靠山是他的皇帝堂哥，他要真的趁自己不備將秋離塵帶走，自己也不能隨便動這個人，那樣到時候要再讓秋離塵為娘治病，就是件難事了。

「沐王爺，我答應過為老王妃治病就不會食言，你不用擔心我會跑。」

他之所以和挽秋兄聊了許久，也是擔心全兒，現在將全兒託付給他，自己也好放心的去王府為老王妃治病。

「……那就好。」沐顯陽呆滯的看著一臉平靜的秋離塵，雖對他會這麼決定有些疑惑，但至少是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。

匆匆用過早膳，風挽秋便帶著全兒離開，秋離塵則坐回馬車，一行人朝京城的方向趕去。

一路上，秋離塵已經適應許多，不再出現頭昏想吐的狀況，只是每日都待在車內，除了用膳以外，很少下馬車。

半睡半醒之間，他發現馬車突然停了下來，耳邊傳來斷斷續續的呻吟聲，外面似乎出了什麼狀況。

「怎麼停下來了？」他敏銳的聞到一股異樣的氣味，伸手就要去掀車簾。

「不要出來。」車簾被拉了下來，遮了個嚴實，不用看也知道是沐顯陽。

「外面出了什麼事？我要下車看看。」沐顯陽一心往京城趕，不會無緣無故停車，肯定是出事了。

「沒事，繼續趕路。」

「王爺，不行啊，前面似乎鬧瘟疫，我們還是繞道吧。」車夫用力拉著躁動的馬，卻依然控制不住馬車亂晃。

「瘟疫？」一聽到這兩個字，秋離塵不顧沐顯陽的阻止，拉開車簾就跳下馬車。舉目望去滿目瘡痍，荒草蔓生的小路上，橫七豎八的躺著數名面黃肌瘦的漢子，發出陣陣低啞的咳嗽聲。

「你快進去。」沐顯陽見他出來，臉色當即大變，拉著他就往馬車裡推。

「別攔著我！」他從沐顯陽的手中掙脫出來，不顧一切的衝到那些倒地的病患身邊，抓住一位枯瘦老者的手把起脈。

「秋離塵，你給本王起來。」沐顯陽大喝一聲，卻沒有靠近他。

這是瘟疫，可不是什麼小病，若是他被傳染了，誰來給娘治病？

「王爺，這病我能治。」放開老者的手，又去看另一人的狀況，秋離塵頭也不回的道。

醫者父母心，他既然答應了去救沐老王妃，自然不會食言，但要他眼看這些可憐的百姓受苦卻袖手旁觀，他絕對做不到。

「不行，本王可不會拿娘的性命開玩笑。」沐顯陽依然不答應。

「王爺要是不同意的話，一刀殺了我，將我的屍體帶回去吧。」秋離塵沒想到他竟如此自私，索性豁出去了。

「你……氣死本王了！」被氣得渾身發抖，卻又不能動他，沐顯陽雙目赤紅。

「王爺，誰不是人生父母養，你真忍心見他們死去？」抱起一個不過五、六歲的孩童，秋離塵的心都揪起來了，不住嘆息。

「罷了、罷了，本王依你就是了。」看著地上不斷呻吟的患者，沐顯陽心裡也漸生不忍，再加上秋離塵執意留下，他也不能強行趕路。

他剛一點頭，秋離塵便回車上搬出藥箱，取出小瓶，倒出幾枚藥丸，遞到病情最重的幾人手中。

向這些患者問清村中的狀況，秋離塵沉吟了會兒，向沐顯陽看去，「王爺，如果想我盡快隨你回府，你得幫我。」

他藥箱中的藥並不多，不足以救治所有人，而且安置患者、打掃環境全都需要人手。

「本王能幫什麼？」

「有勞王爺讓侍衛們到隔壁鎮上的藥鋪裡找找，看有沒有這些藥材。」將幾味藥材遞到他手中，秋離塵也不客氣的直道：「然後再派些人手把村中染病的人集合起來，清理一處乾淨的地方讓他們養病。」

「好吧，依你就是。」沐顯陽召來沐春，命他吩咐侍衛們照著秋離塵的話做。得到他的應允，秋離塵立刻拿出預防染病的藥物分給沐顯陽手下的人，讓他們幫著蒐集藥草、救治村民。

「我代他們謝謝王爺。」做完這一切，他彎腰向沐顯陽施了一禮，露出了笑容。

「不必客氣，本王這麼做也是為了本王的娘親。」沐顯陽不太自然的扭過頭，俊臉微微發紅。

他這是怎麼了？秋離塵不過對他一笑，心頭就一陣狂跳……

話說回來，他還是第一次看見這人的笑容，那雙淺色薄唇柔柔勾起，宛如春陽能暖和人。

前所未有的愉悅感受充斥胸口，讓他渾身都暖洋洋的，整個人都快飄了起來。整整一個下午，秋離塵忙著替村民診斷、開方，並指揮侍衛們安置患者，將重症者與剛發病不久，以及尚未染病的村民分開。

沒過多久，去找藥材的侍衛就回來了。

一行人忙成一團，只有沐顯陽一個人搬了張椅子坐在牆邊，無所事事的看著他們忙碌。

秋離塵瞟了這個小王爺一眼，又看看那堆剛蒐集起來的藥草，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。

他走到沐顯陽面前行了一禮，「王爺，離塵斗膽請您幫個忙。」

「又有何事？」微微一愣，沐顯陽問道。不都已經要侍衛去幫他了嗎？還有什麼事？

「煩請王爺將這些藥材搗成碎末。」說著，就將一副器具塞到他手裡。

「什麼，你要本王做這種粗活？」沐顯陽目瞪口呆的望著他。

「這也是情非得已，搗藥之事相當重要，我不放心給別人做，才想麻煩王爺。」其實搗藥這種小事，他哪是不放心交給他人，只是這小王爺在一旁像沒事人一般，他實在是看不過去了。

「搗藥之事當真重要？」摸著下顎，沐顯陽眉宇輕挑。

「當真，若是藥沒搗好，藥效便去了一半。」秋離塵點了點頭。這倒也是事實。

「本王以前從沒搗過藥，你不怕本王做得不好？」聞言，沐顯陽口氣有幾分鬆動。救人是好事，何況秋離塵如今有求於他，自己要是幫了，也是份不小的人情！

「王爺放心，我自然會教你。」

秋離塵說完，便拿著器具仔細的為他示範了一遍，指示他照做，便離開繼續去診治患者。

沐顯陽望著手中的藥草，挽起衣袖依樣畫葫蘆的將藥材放入藥臼中，搗了起來，很快便將藥草搗碎成末。

摸著細碎的藥草，他一頭霧水的蹲在地上，迷茫的歪著頭。

好奇怪，他怎麼感覺自己並不是第一次搗藥，但他可是小王爺，別說搗藥了，平日連藥材都沒有見過啊。

「王爺，藥搗好了？」秋離塵只是過來看看進度，沒料到藥草已經全都搗好了。

「是啊，全都好了。」站起身子，沐顯陽若無其事的拍了拍身上的塵土，不讓秋離塵看出他的異樣。

「……」朝他搗出的成品看了一眼，秋離塵突然不說話了。

沐顯陽是第一次搗藥，居然做得又快又好，一點也不像生手……

難道……

不會的，若他真是那個人，之前怎麼會如此對他，而且還沒有認出他來……

「怎麼，本王做得不對？」見他不說話，沐顯陽不禁緊張起來。

「不是、不是。王爺若是沒事，過來當幫手。」秋離塵淺淺一笑，叫來兩個侍衛將搗好的藥材抬下去，依量煎成藥湯，分為外敷與內服。

現在還有更重要的事。有些村民已經出現敗血的情況，如果不及時包紮止血，就算上了藥，恐怕也活不了多久。

「你們還不快去幫忙。」指揮著身後的侍衛，沐顯陽也隨後跟上前去。

他從秋離塵手中接過布條，照著他的示範，七手八腳的為這些村民包紮起來。更加怪異的事發生了，他原以為自己會弄得一團糟，沒想到真上了陣，卻一副駕輕就熟的模樣，一點亂子都沒有出。

秋離塵見他手腳俐落，索性將傷者全交給他，自己則在一旁看著。

他真的不是陽嗎？秋離塵心中有些懷疑。

陽不是左撇子，只是在替人包紮時總是習慣用左手，當初他也不知道，直到有一次他切草藥傷了手，陽為他包紮才知道的。

眼前的沐王爺和陽一樣，布條都是從右往左纏，這一點實在是太像了！

是夜，眾人找了一家客棧，裡裡外外都整理一遍，忙碌了一天的侍衛們就在空出來的大堂歇息。沐顯陽和秋離塵則睡在二樓的房裡。

累了一天的秋離塵啃了幾口乾糧便睡了，但沐顯陽卻睡不著，他站在窗邊，出神的望著自己的雙手。

為什麼他總覺得今天做的事以前也做過？

而且他還發現，今天秋離塵時常偷偷看他，而他總覺得秋離塵看的不是他，而是透過他在看什麼人……

「離塵、離塵。」想了許久也沒想出個所以然，他大步走到了秋離塵的房門前，喚了幾聲。

半晌都沒有人回應，他逕自推開房門，走了進去。

秋離塵正躺在床上，蓋在身上的被子幾乎全落在地上，他毫不猶豫的彎腰撿起，蓋在秋離塵的身上，一切是那麼自然。

「……我這是怎麼了？」做完這一切，他又愣住了。

短短一日，所有事情都變了，往日除了娘，他不曾替人蓋被，如今卻像是理所當然一般為秋離塵這麼做，而這情景又如此似曾相識。

「陽……」睡夢中，秋離塵無意識的呻吟，突然伸手抓住他的手。

沐顯陽沒有防備，被抓個正著，抽了兩下，卻沒有掙開。

「陽，不要再離開我……」秋離塵眉頭緊皺的囁語著，似乎很痛苦。

「放心，本王不會離開你。」聽著這一聲高過一聲的呼喚，沐顯陽的心軟了下來，坐到床邊，任由他抓著。

蒼白的臉、毫無血色的唇，看他這模樣，定是白天累著了，還是不要吵醒他好了。

「嗯……」聽到沐顯陽的承諾，床上的人終於安靜下來，眉頭也舒展開來。

「睡吧，本王陪著你就是了。」沐顯陽一笑，和衣躺在他身邊。

淡淡的草藥香味從秋離塵的身上飄來，讓他煩亂的思緒也平復不少，輕輕摩挲著握在掌中的手，感覺睡意漸漸襲上。

突然，他聽到窗外不尋常的響動，睜開鷹眸望向窗外，只見一道黑影一閃，隨即消失。

是誰這麼大膽子，竟敢半夜來偷襲他，莫非是吃了熊心豹子膽？

為免打草驚蛇，他將熟睡中的秋離塵推到床內側，自己則躺在外側，等著刺客進

來。

一盞茶工夫，刺客按捺不住，手持匕首鑽窗而入，黑暗中見到床上躺著一人，毫不猶豫的舉刀刺了下去。

「哼，就這點本事，還想行刺，找死！」沐顯陽猛然睜開眼，飛身而起，一腳踢向刺客的手臂，匕首應聲落地。

偷襲失敗，刺客也是一驚，不過立刻又從腰上抽出一把匕首，朝沐顯陽刺去。

「王爺，小心。」聽到打鬥聲，秋離塵驚醒過來，見有刺客，當下叫了出來。

「放心，他動不了本王。」沐顯陽三、兩下將刺客打倒在地，而後一把捏住刺客的下顎，防止他自盡，「快說，是誰派你來的！」

「殺了我，我不會說的。」這刺客顯然是死士，一個字也不願意說。

沐顯陽一怒，就要動手給他一點教訓，卻被秋離塵攔住了。

「王爺，讓我來。」

沐顯陽哼了聲，點住刺客的麻穴，將刺客交給了他。

「我這針扎下去滋味可不好受，你說是不說？」秋離塵掏出銀針，將亮晃晃的針抵在刺客的雙眼前，威脅一句。

那刺客閉上雙眼，還是什麼也不肯說，秋離塵輕輕一笑，突然將針扎進他的指甲縫中。

「啊！」椎心之痛令刺客忍不住叫了出來。

「其實，你不說我也知道，你和這場瘟疫肯定有關吧。」轉動著針柄，秋離塵目光冷凝。

「你……你怎麼知道！」刺客終於開了口，滿臉驚恐之色。

「你身上的藥味，足以說明一切。」

他早就懷疑這場瘟疫來得不尋常，此地位處北方，也不是瘟疫好發的季節，怎麼可能突然整個村子的人都染上瘟疫？況且瘟疫一旦爆發，就不可能只有一處。他今天探查過四周，發現是水源出了問題。

一開始他也曾以為是瘟疫，可是細細探過所有病人的脈象後，發現並非如此簡單，這些村民身上的症狀雖與瘟疫無二，卻像是某種毒所引起。

誰會給無辜的村民下毒？這事如此蹊蹺，他一直想不通，但今晚實在累了，本想等明日再告訴沐顯陽，哪知今天刺客就找上門來。

「他身上味道？我怎麼沒聞到？」聽他這麼一說，沐顯陽也湊近過來，聞了聞，卻一點氣味也沒聞到。

「他身上有股毒藥的氣味，味道很淡，尋常人是聞不出來的，如果我猜的不錯，村民們根本就不是染上瘟疫，而是被他下了毒。」秋離塵將自己的猜測向沐顯陽解釋。

「快說，你為什麼要下毒。」聞言，他怒髮衝冠，上前緊緊扣住刺客的脖子。

「嘿嘿，本來我要殺的就是你！」刺客大笑幾聲，眼神陰毒的望著秋離塵。

「王爺，別靠近他，他身上很可能有毒。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刺客張口噴出一口黑血，朝秋離塵的面門射去。

「離塵。」沐顯陽大驚失色，心跳都快停止了。

「無事，我有防備。」眼明手快掀開薄被遮身，秋離塵朝他笑笑。

那薄被已被黑血染黑一大塊，幸好沒有濺到他身上，這血中的毒可是沾膚即人體，歹毒得很。

「離塵，你沒事吧？」拋開刺客，沐顯陽拉著他的手，上上下下仔細的打量。還好他沒事……

「我沒事，可惜刺客死了。」望著已成屍體的刺客，秋離塵蹙起眉頭。

這人說要殺他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他並不記得自己有得罪非要他性命不可的仇家啊。

看來這一切，只有找到元凶才能得知。「王爺莫急，我已經有了線索。」

「什麼線索？」

「水源，我們從水源查起，應該就能找到元凶。」

刺客自盡無異承認是他下的毒，只要順著水源找上去，相信很快便有答案。

Crescent